

散文作品集

心河微澜

于海涛 著

长春出版社



于海涛 著

长春出版社

导 读

细雨故乡

趴井沿儿照童声，打柴剜菜话少年，捧甜蜜心香一瓣，牵苦涩记忆一叶，小屋小院，樱桃红了，月是故乡明。乡音乡情，掬一颗赤子之心。

寸草春晖

“虽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讴歌母亲，怀念挚友，回眸心路，寄情山水。感情真纯，净化心灵。

绵绵语丝

偏爱广告，非礼足球，神侃麻将经，发难赵本山，幽默闲适，妙趣横生。忆三毛，赞秋雨，灯下话读书，熔思想趣味于一炉。

心河蔚蓝

小雨点儿敲心河，刻道道涟漪，说情人节，唠大男子广场表演，扯二大爷逸事，人间自有真善美，难觅忘情水。

目 录

细雨故乡

井水清清	2
火盆	5
打柴少年	8
“提篮小卖拾煤渣”	11
父子开荒	14
小葱情思	17
我想去剝菜	20
苦涩的记忆	23
“撮搭竿”	26
网儿圆又远	29
摸鱼绝技	32
瑞雪飘飘	36
小时候的冰上运动	40
自行车初学记	43
露天电影	47
“瞧这一家子”	51
小羊咩咩	54
与猫无缘	57
储蓄小猪	60
海棠果	63
樱桃红了	66
小屋我家	69
月是故乡明	72

寸草春晖

慈母手中线	80
手	84
妈妈摆起鱼食摊	87
长城与打手机的咱妈	91
歇歇了，姥爷	94
永远的岳母	100
梁队长	104
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07
他真的不想走	111
老 孙	115
案 子	118
吉祥鸟	122
嫂 子	125
二 哥	129
唱 歌	133
女儿出嫁了	137
小外孙女	140
夜半风声	143
双虎图	146
对付骨刺	149
我与总编的故事	152
迟来的荣誉	155
心路无碑	158
美在天池	162

壮哉！锦江大峡谷	167
红松王	172

绵绵语丝

广告哥们儿谢了	178
自己开车	180
这是我吗	183
渴望“周末夫妻”	187
足球没啥了不得	190
六问赵本山	193
“本山大哥，轻点忽悠”	197
弥勒佛的笑	200
《晚报》是我师	203
电话拜年	206
由“慢走”说“快”	209
鞭炮开禁思	211
话赌	214
漫谈翻脸	218
突破重围	
——读秋雨散文一得	222
一个永久的感谢	
——三毛送我一匹马	225
黄河浪涛谁染红	
——刘成章散文作品读后	230
亲近土地	
——姜维青散文印象	235

延伸自由	
——由少辛诗想到的	238
《神聊》有“鬼”	
——胡西淳小说札记	242
真情洒满人间	
——喜平《真情回眸》阅后留痕	248
门外谈画	
——油画展赏析	250

心河蔚蓝

大男子主义	255
情人节里的故事	258
关 爱	261
儿子出走	264
衣 帽	268
商 海	271
蹲 坑	274
牛皮腰带	277
小雨点	281
别了小歌唱家	284
她是谁	287
难觅忘情水	290
后 记	294



细雨故乡

伊通河水弯弯，柳树条儿挂一轮明月轻轻摇，蛙鸣阵阵如擂鼓。

伊通河，母亲河……

“月是故乡明”，故乡是源，生命之源；故乡是爱，是伊甸园，是天堂。

故乡，我的故乡，何时再扑你怀中。

井水清清

故乡的井水甜，甜如蜜。屯当间儿，木框的井沿儿，周围是石板，两个人字木架上安有辘轳，上绕锁链，挂着柳灌斗。

妈挑水，一根扁担两只水管，我与爱摇尾巴的跟跹狗是护兵。井水清冽、甘甜。南来北往路过的人，渴了喝上几口都说：“好！好水！又解渴又解乏”。来屯里的亲戚，回城总灌满大瓶子小罐子，我敢说它赛过当今任何纯净水。

那年爷爷、奶奶、爹和叔叔闹伤寒病，十几口全靠妈一人里里外外忙活。妈抱柴生火做饭熬菜、喂鸡喂鸭喂狗，还要一天挑四五担水。得伤寒不让喝凉水，妈妈在水缸上压块大石头。爹不听邪，趁妈不在屋，虚弱的身体竟搬掉石头，咕嘟咕嘟灌了一舀子又一舀子。妈妈后悔没压更大块的石头，害怕爹的病喝大发了。不成想爹的伤寒病被井水冲得无影无踪。

“困长春那阵子，解放军用井水煮过饭熬过汤，饮过马，洗过伤。用井水打糰子，糊出的桔杆大炮，嗨嗨！你还真瞅不出

一点假来。”爷爷捏着烟袋锅，吐出黄黄的烟圈圈，眉毛眼睛一起笑，唠起兵不厌诈的故事，让我们小萝卜头着迷。

我常常偷偷趴在井沿儿，往里瞧自己清晰的影儿，喊一声：“喂——”井里答：“喂——”“是我吗？”里边应：“是我吗？”声音好听着呢。大人不让我们小孩子靠近大井，看见在井边玩总是大声吆喝，是怕我们掉进深井出意外吧，是怕我们不知爱惜，弄脏了井水吧。

我长大了，接过妈妈的扁担。个子不够高，钩绳往扁担上绕一圈，挑两个半筐，嘿！满神气。一会放左肩、一会倒右肩，但不像大人挑时一扇一扇的。摇辘轳把须加着小心，像妈妈那样摇呀摇，往下顺柳灌斗，心里甜滋滋。

没料到，水筒故意找我别扭，咋整也不沉底。我想起大人的样儿，左右轻轻一晃，锁链下坠，这是满了！第一次自己往上摇辘轳把，又是好奇又是心里没谱，吱吱嘎嘎越摇越沉。见着柳灌斗啦，左手把住辘轳把，右手拎水斗，拽上井沿，稳稳当当倒进水筒。

担头几趟要歇一次，后来能一气挑到家啦。水缸旁，妈妈边倒水边说：“我儿子行了，能替妈挑水喽。”柳灌斗坏了。各家自拴水筒，一不小心，水筒掉井。爹做个四齿抓钩，一次捞出五六只水筒，有球子家的、拴柱家的、丫蛋家的……

烈日当头，井水淘高粱米饭，土豆炖花皮豆角，小葱蘸大酱，妈妈吃得满头是汗。大井旁柳树下，井水洗过的水萝卜粉红、牛奶柿子金黄、嫩黄瓜湛绿。

时冬腊月，井壁挂着蓝莹莹的冰，西屋小媳妇贼得意这口，小丈夫急忙忙、乐颠颠端回一大盆。爹凿冰多少回已数不清，只记得左邻右舍大姑娘小媳妇坐在炕头大口大口地嚼，比吃大块糖还香。

心河微澜 细雨故乡

喝井水长大的我，多少次梦中趴在井沿，瞧自己清晰的影子，喊一声：“喂——”井里答：“喂——”“是我吗？”里边应：“是我吗？”

回故乡，独见我家换了几次主人的老屋，那大井没了踪影。不见了那木框井沿儿青石板，不见了辘轳黑锁链。

别了！那清清甜甜的井水。

别了！那吱吱咯咯的乡音。

火 盆

农村不生炉子,用火盆取暖。现在看不到了,可能偏僻地区还有吧。

我见过的火盆是铸铁的,大闪沿子,里边盛满刚从灶坑里扒出冒着几缕蓝烟的火灰,用火铲拍成锅底状,闻着有一股浅浅的烧柴味。轻轻一拨,那红红的火直烤脸。

几个老奶奶围着火盆盘腿炕上坐,唠着张家长李家短。叼着的大烟袋,黝黑黑的杆儿、绿莹莹的嘴儿、黄灿灿的铜烟袋锅儿。抽过一袋,在炕沿上一磕,从头上拔下簪子,捅一捅,拽出挂在腰间绣着梅花的烟口袋,烟袋锅往里崴扯两下,舀出旱烟,用大拇指按一按,拨拨火盆,微斜烟袋锅,挨近红火,用劲叭嗒两口,又着了一袋。

梳疙瘩髻的奶奶,尤其是抽长烟袋的老人家,吐痰很有功夫。拔出烟袋嘴,吐出蓝色的烟圈圈,上下唇一抿,下巴一抖,嘴一张,呸!一口小痰从炕里不偏不倚直射到桌椅之间。我

眼睛瞅直了，奶奶骂我：“这傻小子，吐痰有啥好看的。”“你这个奶奶是个老妖精，能着呢！”呵呵呵笑声不断，整得脸上热火燎地，低头往外跑，一阵笑声拽我的衣角儿。

火盆于我，不只是用来烤烤手，我和老叔动不动偷着烧好吃的。老叔比我小一岁。闹意见时一下子忘了辈份，竟喊他“疙瘩髻儿！疙瘩髻儿！”那是奶奶按老令给他后脑勺留一撮头发，说是好养活。

老叔听到揭他的短处就急眼，张口骂娘，奶奶听了反而大笑：“对！对！你就骂他妈，他妈你管叫啥呀？”邻居大婶大娘也憋不住乐。

平时我和老叔很合得来，下地窖悄悄捡土豆埋进火盆，用一袋烟功夫，扒开皮黄洋洋，放进嘴糊香崩脆。土豆瓢儿面面糊糊，冒着热气，解馋又解饿。

老叔说烧黄馍团子（粘豆包）更好吃，他一定吃过，不的话不会说得那么肯定。别说是烧黄馍团子，就是土豆也不让随便烧的。一是糟践火，火盆能源有限，烧东西缩短取暖时间。二是浪费，吃过饭，再吃土豆之类，纯属闲饥难忍，额外消费。往往是来了亲戚、邻居带孩子来，大人用火盆烧烤招待客人。我们高高兴兴取来土豆埋上，烧熟后借光能分到一个半个的。

当奶奶上邻居串门还没有回来，只有火盆看家，里边的火还没有燃尽，我和老叔摸出一把黄豆，也兴许是一把苞米粒儿，放进火盆。不大一会儿，噗噗噗一粒粒黄豆变色裂罅。嘭嘭嘭一颗颗苞米粒儿变成张嘴笑的苞米花儿，看着有趣、吃着有味。奶奶瞅见了，高兴时脸一晒：“这两个小馋猫。”心不顺会骂：“净知道造害人”。

没见过爷爷用火盆烤火，他那饱经风霜、长满老茧的双手抗冻。常见他捏着烧酒壶往火盆边一偎一蹭，瞧瞧冒气了，右

手提壶，左手掌抿去壶上灰。倾斜酒壶，细长溜的银白液体流进小酒盅，酒盅浅浅的，和酒壶成龙配套，都有青色花纹。爷爷捏起小酒盅，挨近嘴唇，微微扬脸，吱——一个长音，嘬一点儿，放下酒盅用手抹下嘴巴，眼睛眯缝着，舒服地打一个唉声。

火盆的印象早已淡淡如烟，可每年雪花飘飘落地，暖气还没来的时候，我就想起火盆。窗外小北风卷着清雪叫，家里人围坐一块儿，我就想啊，这要有个火盆多好！

打柴少年

打柴火是我的拿手戏。

我七八岁就会搂柴火，十来岁就拎刀割蒿子。如我般大的，比我长几岁的，都没有我打的多。

天湛蓝湛蓝，风凉凉爽爽。我扛着箢子、背个大花篓，和前街的刘柱子，后院的张球子，还有老吴家四丫，来到豆地自动分片包干。秋叶填满垄沟，把枯黄干爽的豆叶隔十几步搂成小堆，再搂一大堆抱起装进花篓，不大一会儿就塞满了。四丫才多半筐，我和球子、柱儿三下五除二，又搂又抱，给她的花篓塞得满满登登。

搂豆叶，会遇见小老鼠，背上一道黑杠杠，小耳朵儿，尖尖嘴儿，跑得贼拉快。我们用脚踩、举箢打，躲躲闪闪喊着叫着的是四丫。小老鼠东钻西窜，不出三个回合，逃生没了指望。背柴回家了，南飞的大雁一队一队，一会儿一变队形儿。曲曲弯弯的一条小路，背豆叶的少年一伙一伙，嘴里唱着曲儿，一

声比一声脆。村里的小屋炊烟袅袅，小狗崽汪汪汪不住声地叫，一群麻鸭子扭扭搭搭进了院。

豆叶接尽了，就到荒草甸子搂柴火。立冬一过，什么结实的草都脆硬易折，箢子所到之处，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搂这样的柴火，把大堆的柴草拍成四四方方，放在双撇绳上，五六层捆好背在双肩。打捆是个艺术活，弄不好滚包了，路上还得重捆，手艺不精费事不说还被人笑话。

打柴火要随时令，不能割太早，早了雨水勤一时半会儿晒不干，容易烂掉；下手晚了，被人抢了先，割不到。开始割时专找大个的黄蒿柳蒿和芦苇，等到后来拿得上手的小蒿小草也将就了。

有时放倒蒿草摆成一趟两趟，晾干再往家扛。有急功近利者，不打招呼捆走自家用了，白搭工的主人也不太当回事儿，再割就是。心气不好的，骂几句也就算了。我和球子、柱儿都是现打现背，镰刀别在单撇绳上，柴捆绳勒上右肩膀头，柴草紧贴后背，趟浪到地面，小路划出无数道道。

河汉里，芦苇迎风摆。戴着小红帽的仙鹤，白白的羽毛，细细的长腿，黑黑的尾巴梢。一只单腿立，打着瞌睡；一只张开翅膀，长嘴啄着腋下。见我们走近，一声鸣叫双双飞走。树林里叮叮叮，是千叨木在逮虫子。咕咕咕咕，姑姑鸟边叫边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

青蒿子死沉死沉，不能多背。离家远，要歇上几歇。坐在柴捆上，观赏毛毛道旁开着一簇簇蓝色马莲花，一种小白花儿谁也叫不出名字。球子揪一棵马莲花，将根插嘴里，随着他手一来二去动作，发出悦耳的哨音。一朵白花上的黄蝴蝶飞走了，又落一只小蜜蜂。四丫一手托下巴颏儿，瞧着树一蹦一跳的两只鸟儿。柱子把装满小白伞的婆婆丁球儿贴近唇边，

嗷嗷小嘴使劲一吹，小伞飞呀飞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如今，屯里家家烧煤烧液化气，孩子们不用搂豆叶割黄蒿了。那一望无际的树林荒草甸子，早已不复存在。那黄豆瓣、青大头、车喝子、夜猫子、花喜鹊的歌唱，听不到了。那白兔银狐的情影看不到了。

我再也无法返回那美好的时光，只能小心翼翼地珍藏在记忆中了。